



国际大奖儿童小说

By the Shores of Silver La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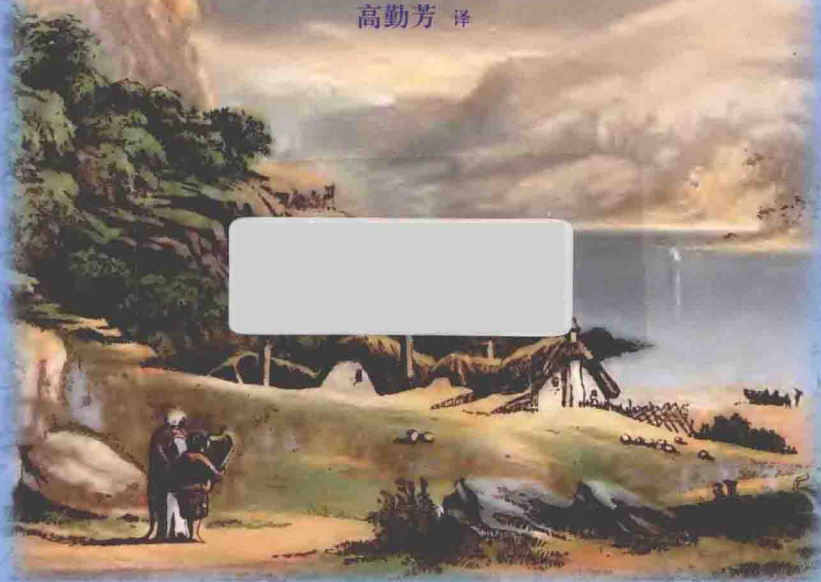
银湖岸边

Laura Ingalls Wilder

[美] 劳拉·英格斯·怀德 著

[美] 加思·威廉姆斯 绘

高勤芳 译



Newbery Honor book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作品

山东文艺出版社

By the Shores of Silver Lake

银湖岸边

Laura Ingalls Wilder

[美] 劳拉·英格斯·怀德 著

[美] 加思·威廉姆斯 绘

高勤芳 译

Newbery Honor book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作品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湖岸边/(美)怀德著;(美)威廉姆斯绘;
高勤芳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8
(国际大奖儿童小说)
ISBN 978-7-5329-4572-6

I. ①银… II. ①怀… ②威… ③高… III. ①儿童文
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8087 号

银湖岸边

[美]劳拉·英格斯·怀德 著 [美]加思·威廉姆斯 绘 高勤芳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572-6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001	意外来客
006	长大成人
011	火车之旅
020	铁路的尽头
026	铁路营地
032	黑色小骏马
041	向西部进发
051	银湖
058	盗马贼
065	美妙的下午
077	发工资的日子
087	银湖上的野鸟

091	离开营地
100	测量队的房子
107	最后一个人离开了
114	冬日
118	银湖边的狼
123	爸爸找到了宅地
127	圣诞节前夕
134	平安夜来客
139	快乐的圣诞节
149	欢乐的冬日时光
159	朝圣之路
167	汹涌的人潮
173	爸爸打赌
178	建设热潮
183	镇上的生活
192	搬家
198	宅地上的小棚屋
206	紫罗兰盛开的地方
211	蚊子
213	暮色降临

意外来客

一天清晨，劳拉正在洗碟子，趴在台阶上晒太阳的杰克突然嗷嗷直叫。一定是有人来了。劳拉朝外一望，看见一辆轻便马车碾过铺满了碎石的浅河滩朝家里驶来。

“妈妈，”劳拉说，“来了一个陌生女人。”

妈妈叹了口气。家里凌乱不堪，她觉得有些羞愧。劳拉也是。但是妈妈身体虚弱，劳拉也累得慌，而且她们心情低落，所以顾不上收拾屋子。

玛丽、卡莉、格蕾丝和妈妈都染上了猩红热。梅溪对岸的尼尔森家也得了这种病，所以没人能帮爸爸和劳拉。医生天天来问诊，爸爸发愁怎么才能付清医药费。最糟糕的是，玛丽的眼睛感染了病菌，看不见了。

最近她好了许多，已经能裹着被子坐在妈妈的那把山胡桃木摇椅里了。她病了很久，起初的几个星期里，她还能看见一些东西。但是一天天过去，她的视力越来越弱，可是她没有为此掉一滴眼泪。如今即使是最强烈的阳光，她也看不见了，但她还像以前那样耐心、那样勇敢。

她的一头漂亮的金发也不见了。爸爸在她发烧时剃掉了她的长发。她顶着光秃秃的脑袋真像一个男孩。但是她那双蓝色眼睛依然和以前一样漂亮，只是它们再也看不到眼前的东西，玛丽也再不能

像以前那样，用蓝眼睛向劳拉述说她的心思了。

“一大早会是谁呢？”玛丽一边问一边侧耳倾听马车声。

“是一个不认识的女人，马车上就她一个人。她戴一顶棕色的太阳帽，拉车的是一匹栗色的马。”劳拉一五一十地回答。爸爸说从今往后劳拉就是玛丽的眼睛，看见什么就要讲给玛丽听。

“我们午餐吃什么呢？”妈妈问。妈妈想到，如果这位女士留下来吃午饭，她们就得准备款待客人的饭菜。

家里只有面包、糖蜜和土豆。春天刚到，菜地里的蔬菜才刚冒出土；奶牛还没开始产奶，母鸡要等到夏天才开始生蛋。梅溪里只剩下几条小鱼。就连小棉尾兔也被捕捉得所剩无几。

爸爸打心眼里不喜欢这种破旧、猎物稀少的地方，他想去西部。两年来，他一直想往西去，在那里圈下一块宅地。但是妈妈不愿意离开已经安顿好了的家园，而且家里缺钱。蝗灾之后，爸爸只收获了两茬干瘪的小麦，几乎入不敷出，何况现在又要支付医药费。

劳拉坚定地说：“对我们来说好的食物，其他人也会觉得够好！”

马车在门前停下，坐在车上的陌生女人盯着站在门口的劳拉和妈妈看。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穿着整洁的棕色印花裙，戴着棕色的太阳帽。劳拉想到自己的光脚丫、破旧的裙子和蓬乱的辫子，突然有些难为情。接着妈妈缓缓地叫了一声：“天啊，多西亚，原来是你！”

“我以为你认不出我来了呢！”马车上的女人说，“自从你们离开威斯康星，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她就是漂亮的多西亚姑妈。很久以前，在威斯康星州大森林中爷爷的木屋里，大伙儿举办枫糖舞会，多西亚姑妈穿着钉了黑莓一样纽扣的裙子翩翩起舞。

现在她已经结婚了，嫁给了一个有两个孩子的鳏夫。她丈夫是一名承包商，在西部的新的铁路线上揽下了活。多西亚姑妈独自一人从威斯康星州驱车赶往达科塔保留区的铁路线营地。

她顺道来访，想问问爸爸愿不愿意跟她去西部。她的丈夫海伊姑父想要雇个能干的人替他看管商店、记录账簿还有计算工时。如果爸爸乐意的话，这份工作就是他的了。

“月薪五十美元，查尔斯。”多西亚姑妈说。

爸爸清瘦的脸颊立刻舒缓开来，碧蓝的眼睛闪闪发光。他慢悠悠地说：“看起来我能领一份不错的薪水，也不耽误寻找宅地，卡罗琳。”

妈妈依然没有动摇留在原地的心意。她环顾厨房，看了看卡莉和怀里抱着格蕾丝的劳拉。

“查尔斯，我不知道，”她说，“每月五十美元，确实是天赐的好工作，但是我们已经在这儿安家了，还种了一块地。”

“你好好想一想，卡罗琳，”爸爸恳求道，“到了西部，只要我们乐意耕种，就能获得一百六十英亩土地。那里的地和这里的一样肥沃，甚至更好。如果说山姆大叔把我们从印第安保留区的那块地上赶走了，而现在他又乐意偿还给我们一块好地，那么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西部猎物丰富，想要吃什么肉就有什么肉。”

劳拉听得心动了，话也几乎要从她的嘴里蹦出来了。

“可是现在我们怎么上路呢？”妈妈说，“玛丽身体虚弱，不适合长途颠簸。”

“这倒是。”爸爸说，“确实不好办。”然后他问多西亚姑妈：“工作能往后拖一拖吗？”

“不行，”多西亚姑妈说，“不行，查尔斯。海伊现在急缺人手，要么现在就去，不然就没机会了。”

“月薪五十美元，卡罗琳！”爸爸说，“还能拿到一块宅地。”

过了好一会儿，妈妈才柔声说：“好吧，查尔斯，照你的心思办吧！”

“这份工作就给我啦，多西亚！”爸爸站起身，拍了拍帽子，高兴地说，“有志者事竟成。我这就去找尼尔森。”

劳拉激动极了，几乎没心思做家务了。多西亚姑妈给她当帮手，她们一起干活时，她讲起了威斯康星州亲戚们的情况。

她的妹妹鲁比结婚了，生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漂亮的宝贝女儿，名叫多莉·瓦登。乔治叔叔当上了伐木工，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伐木。亨利叔叔一家都很好，查理比预料的出息多了，毕竟亨利叔叔以前从不肯动他儿子一根手指头，甚至把他宠上了天。爷爷奶奶依旧住在老地方，住在那栋大木屋里。本来他们买得起木板屋，不过爷爷说结实的橡树滚木比单薄的木板走起来舒服多了。

黑苏珊——劳拉和玛丽离开森林小木屋时留下的那只猫，也仍旧住在那里。小木屋已经换了几次主人，现在成了一个谷仓，不过黑苏珊无论如何不愿意离开小木屋。它继续住在谷仓里，抓到的老鼠吃得它肥头圆脑、油光锃亮。保留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养了黑苏珊的儿女。它们一个个都和黑苏珊一样长着大大的耳朵、长长的尾巴，而且都是捕鼠能手。

爸爸回来时，打扫一新的屋子里已经摆上了午餐。爸爸把那块地卖了，尼尔森付了二百美金现钞买下地，爸爸为此心满意足。“这下子可以付清所有欠款，还能有一点剩余。”爸爸说，“不错吧，卡罗琳？”

“希望这是最好的打算，查尔斯，”妈妈回答，“但是——”

“等等，你听我说！我全想好了。”爸爸说，“明天早晨我和多

西亚一起出发，你和姑娘们留在这里，等玛丽康复，可能要一两个月。尼尔森答应帮忙把东西运到火车站，到时候你和姑娘们一起坐火车来。”

劳拉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爸爸。卡莉和妈妈也一样惊讶。玛丽好奇地问：“坐火车？”

她们从来都没想过有一天会坐火车旅行。当然，劳拉听说过人们坐火车出行，但是也听说火车厢里破破烂烂的，还常有谋杀案发生。她倒不是怕坐火车，反而心里激动得要命。卡莉憔悴的小脸衬得她的眼睛又圆又大，眼里闪烁着忧虑的神色。

她们曾见过，火车从大草原上呼啸而过，火车头上喷涌出乌黑的、翻滚的浓烟。她们也听说过，火车奔驰时发出的轰隆隆的响声和清脆嘹亮的汽笛声。马儿一见飞奔的火车就受惊，骑马人万一勒不住缰绳，马就扭头逃跑了。

妈妈静静地说：“有劳拉和卡莉帮忙，我们能顺利搬家。”

长大成人

爸爸第二天一大早就得出发，所以在他离家前有一大堆事要做。他把旧车厢骨架套在马车上，罩上帆布。这辆马车已经十分破旧，但是还能跑短途。多西亚姑妈和卡莉帮他装车，劳拉忙着清洗熨烫衣物和烘烤路上吃的硬面包。

杰克蹲在一旁看一家人忙碌，谁也没空理睬这只上了年纪的牛头犬。然后劳拉突然看见它站在了家门口和马车之间。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摇头摆尾、欢蹦乱跳，被风湿病折磨的它只能支撑着僵硬的腿脚蹲在地上。它哀伤地皱着眉头，耷拉着一截短尾巴。

“我的好杰克。”劳拉亲昵地叫他，但是他没有摆尾巴，眼睛里流露出忧伤的神色。

“瞧，爸爸，你瞧杰克！”劳拉弯下腰，抚摸杰克光滑的脑袋。他原本油光锃亮的毛发现在已经变成了灰白色。他的鼻子最先变灰，接着是他的下巴，现在连他的耳朵也不再是棕色的了。杰克把脑袋靠在劳拉身上，叹了口气。

忽然之间，劳拉明白了，杰克现在没法再跟着马车一路跑到达科塔保留区了。它心里不安，因为它看见马车整装待发，而它自己年老体弱。

“爸爸！”劳拉大声叫，“杰克走不了远路！哦，爸爸，我们不能把它丢下！”



“它确实不能长途跋涉了，”爸爸说，“我差点忘了。我会把饲料袋挪一下，腾出一块地方让它待在马车里。你喜欢坐马车吗，呃，老伙计？”

杰克礼貌地摇了摇尾巴，然后扭过头。它不愿意离开家，就算是坐马车也不愿意。

劳拉蹲下来，像她还是小姑娘时那样把杰克搂在怀里。“杰克，杰克！我们要去西部了。你难道不想再去西部吗，杰克？”

以前，每次杰克看见爸爸给马车安上车篷，它都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然后等马车一出发，它就跑到马车的阴影下，跟在马儿身后，一路小跑，从威斯康星州跑到印第安保留区，再回到明尼苏达州。它蹚过小溪，游过大河，每天晚上都守护着在马车上熟睡的劳拉。每天早上，尽管它的腿脚因为长途跋涉而酸痛，它却总是高高兴兴的，和劳拉一起看日出、看爸爸给马儿套上马具。当新的一天到来时，它总是兴致勃勃，准备好再次上路。

现在它只是一个劲儿地偎依着劳拉，用鼻子摩挲劳拉的手，乞求劳拉轻柔的抚摸。劳拉抚摸着杰克灰色的头和耳朵，知道它有多么疲惫。

自从玛丽、卡莉，接着还有妈妈得了猩红热后，劳拉就没时间陪杰克玩了。以前无论劳拉遇到什么麻烦，杰克总会想方设法帮她。但是面对家里有人生病，它什么忙也帮不上。可能这么久以来，它感觉到了孤独和寂寞。

“我不是故意的，杰克。”劳拉安慰它。杰克懂了，它和劳拉总是心心相印。劳拉还是小姑娘时，杰克就一心一意地照看她，后来又帮着劳拉照看幼小的卡莉。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它总是陪着劳拉，照顾她和全家人。它是劳拉最忠实的守护者。

劳拉不知道该怎么跟杰克解释，它必须坐马车跟爸爸一起走，劳拉暂时留下。也许杰克弄不明白，劳拉过些天会坐火车与他们汇合。

现在劳拉不能和杰克待得太久，因为有许多活要干。不过一整个下午，劳拉一有空就对杰克说：“你是我的好杰克！”劳拉为杰克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洗完碟子、摆好第二天一早的早餐桌后，劳拉为杰克铺床。

杰克的床就是一块旧马毯，铺在后门口单坡顶屋子的一个墙角里。自从他们搬进这栋屋子，它就一直睡在那里。劳拉睡在阁楼上，而它爬不上楼梯。五年来，劳拉一直把它的床整理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但是最近她把铺床这件事忘了。杰克只好用爪子把马毯抓来抓去，可是那条马毯已经又皱又硬。

杰克看着劳拉把马毯展开、捋平，它笑着摇晃起尾巴，为劳拉再次替它铺床感到高兴。劳拉把马毯铺成一个窝，然后拍了几下，

示意杰克它的床铺好了。

杰克抬脚走进窝里，扭过身子。它趴下了硬邦邦的腿后又慢悠悠地扭了一次。它总要扭动三次才趴在里面入睡。无论它年轻时住在大森林里时，还是赶路时晚上睡在马车下的草地上，它都是这样做的。

它疲惫地转了三圈后，扑通一声趴下去，叹了口气，蜷起身体。不过它依旧仰着头，盯着劳拉。

劳拉抚摸着杰克头上灰色的毛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杰克陪伴她的美好时光。因为有杰克在，狼群和印第安人不敢靠近她；无数个夜晚，杰克帮她一起把牛赶回家；他们俩一起开心地在梅溪边玩，在那个凶狠的老螃蟹住的池塘里玩；她上学后，杰克一直守在浅滩边，等她放学回家。

“好杰克，我的好杰克。”劳拉轻声叫唤杰克。杰克扭头伸出舌头舔了舔劳拉的手。然后他把鼻子埋进爪子里，又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他要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劳拉走下楼梯时，爸爸正要出门喂牲口。他喊了喊杰克，但是杰克一动不动。

毯子上蜷缩着杰克僵硬冰冷的身体。

他们把杰克埋在了麦地边的矮坡上。不远处是一条小路，以前他时常欢蹦乱跳地跑上那条小路，帮着劳拉赶牛群。爸爸铲起泥土，盖在杰克躺着的盒子上，把坟头整得平平的。他们会往西部去，坟头上也会长出野草。杰克再也嗅不到清晨清新的空气，再也不会竖起耳朵、张大嘴巴、在矮草丛里欢蹦乱跳了。它再也不会把鼻子凑到劳拉的手边，央求她的爱抚了。有那么多次数，不用它央求，劳拉本该去抚摸他，但是劳拉没有。

“别哭，劳拉。”爸爸说，“它已经去了天堂。”

“真的吗，爸爸？”劳拉啜泣着问。

“好狗会有好报的，劳拉。”爸爸说。

也许在天堂里，杰克又欢快地在高高的草原上迎风奔跑，仿佛又回到了印第安保留区美丽的荒野草原上。也许他终于逮到了一只兔子。他总想逮到一只长腿、长耳朵的兔子，却总事与愿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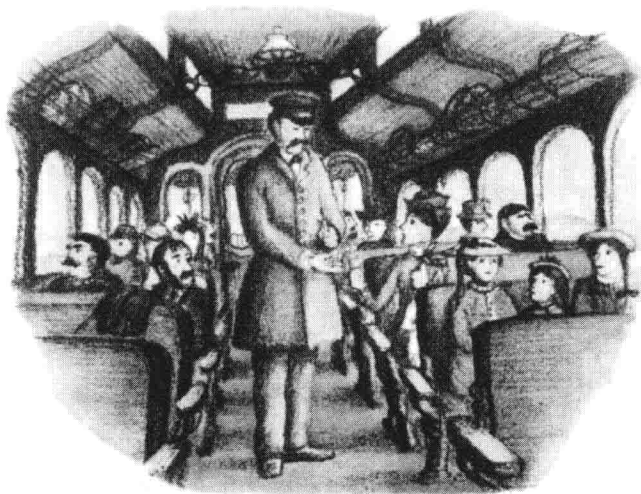
那天早上，爸爸赶着嘎吱作响的旧马车，跟在多西亚姑妈的马车后，离开了家。杰克不在劳拉身边，陪她一起眺望爸爸的背影。劳拉心里空荡荡的，因为杰克再也不会抬起眼睛注视她、安慰她，告诉她它会在她身边保护她。

劳拉明白，自己不再是一个小女孩了。现在就算孤身一人，她也要照顾好自己。既然无法选择，那就尽力而为，因为自己已经长大了。劳拉个子不算高，但她已经十三岁了，不能再等着别人照顾她了。爸爸和杰克都走了，妈妈需要她帮助，照顾好玛丽和小妹妹们。无论如何，她们都要一起坐上火车，平安抵达西部。

火车之旅

坐火车的那一天终于来临，劳拉反倒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之前无数个日日夜夜仿佛渺无尽头，而现在转眼之间她们就踏上了旅途。她所熟稔亲切的梅溪、木屋、山坡、田野都被留在了身后，也许她再也见不到它们了。最后的几天里，她们忙着洗洗涮涮、熨烫衣物、整理行装。临行前一刻更是匆匆忙忙地洗澡、更衣。现在这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在一个工作日的清晨，她们穿着浆洗过的洁净衣裙，一个挨着一个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等待妈妈买火车票回来。

再过一个小时，她们就将坐上火车。



两个背包放在了候车室门外洒满阳光的站台上。劳拉按照妈妈的嘱咐，看着背包和格蕾丝。格蕾丝穿着洁白的亚麻布小裙子、戴着白色的太阳帽，安静地坐在长凳上，脚上小巧的新鞋从裙摆下探出来。售票窗口，妈妈小心翼翼地把钱从钱包里掏出来。

坐火车要花钱，以前她们坐马车赶路不用花钱。在这样一个晴朗的早晨，坐在马车上沿新开辟的道路前行该有多惬意啊！这是九月里的一天，天空中飘荡着小块的云朵。姑娘们现在都在学校上课了，她们能看见呼啸而过的火车，也知道劳拉就坐在那列火车上。火车可比马跑得快，简直快得惊人，所以经常出事故。谁知道一旦坐上了火车会发生什么事呢。

妈妈把火车票放进珍珠钱包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扣上小钢扣。她穿了一件黑色细毛料裙子，领子和袖口镶着白色蕾丝，显得楚楚动人。她戴了一顶黑色卷边草帽，帽顶一侧插着一枝风铃草花枝。妈妈坐到长凳上，把格蕾丝抱在膝头。

除了等车，她们没什么要做的了。她们生怕误点，早到了一个小时。

劳拉捋了捋她的裙子。她穿了一条撒满了红色小花的棕色印花棉布裙子。两根褐色的长辫子挂在背后，辫尾扎着一根红色的发带。她的帽子上也镶着一条红色的缎带。

玛丽穿着一条蓝色花朵图案的灰底印花棉布裙，她的宽边草帽上镶了一条蓝色缎带。帽子底下，一条蓝色缎带扎在额头上，把她的一头短发束在耳朵后。她的一双动人的蓝眼睛虽然看不见东西了，但她却说：“别乱动，卡莉，你会把裙子弄皱的。”

劳拉伸长脖子看了一眼坐在玛丽身旁的卡莉。卡莉又瘦又小，穿着粉色印花棉布裙，棕色的辫子和帽子上都系着粉色的缎带。她